

古船·女人和网

韩志君 韩志晨 著

总筹划：
李宝侠
金和智
剧本责编：
唐 浩
编剧：
韩志君
韩志晨
导演：
陈雨田



《古船、女人和网》剧照





主 演：

田成仁	吴玉华
刘莉莉	李玉峰
王建国	杜宁林
罗啸华	杨树泉
鞠庆洲	张英红
张 晗	楚建富
魏英明	郑保国
呼小静	张庆春

《古船、女人和网》剧照



深刻认识你自己（代序）

彭加瑾

一、认识你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据说雅典达尔菲·阿波罗神庙门廊的一块石板上有如下铭文：认识你自己……这近乎玄奥的哲理命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最为切实的生活问题。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矛盾与困惑，都无不与之紧密相联。

如果说在《篱笆·女人和狗》中，茂源老汉一家的解体，反映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分崩离析；人们在新的社会生活的感召与冲击下，已开始挣脱旧的束缚、艰难，然后勇敢地向着自己的理想目标前进；那么，它的续集《轱辘·女人和井》则似乎来了一个逆向的凝视追踪。它依然以茂源老汉一家以及枣花的生活、命运为重点；但显然更注重人物在发展着的生活面前的矛盾与困惑。它更注重对于“追求者”的传统因袭重负的剖析与批判。生活的螺旋形上升的法则，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了它那强大的威力，我们不能不在它的复杂、曲折面前发出惊叹。

看完《篱笆·女人和狗》，不少观众会以为茂源老汉经历了如此撕心裂肺般的波折，他将与恋人结合，将开始新的生活。有的评论曾这样乐观地预言道：“在这些代表新观念的合力的共同作用下，茂源老汉的封建道德观念被动摇和冲垮了，而在这过程中，他那几乎被熄灭的爱情之火又默默地燃烧起来。人性的复归，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判断和认识，新的父子关系的建立，终于使茂源老汉找到了作为人而不是封建观念而生存的自我，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在《轱辘·女人和井》中，茂源老汉举在半空中的那只手，终于没能敲响枣花娘的屋门。他被长子金锁叫回家，只能独自坐在屋外等候儿女们讨论决定他的命运。结果，只有铁锁和未过门的媳妇喜鹊是坚决支持茂源老汉的；其余的不是坚决反对，就是态度暧昧，含糊其辞。子女们反对的理由说出口的是铜锁与枣花还没有离婚；而不必说出的潜台词却丰富得很，对此，大家都心里明白。在金锁诚挚而难堪的解释面前，茂源老汉更难堪、更羞愧。他退缩了、忍让了，默默地离开了。在他的心目中，儿女们的地位仍然胜过了恋人。他为儿女们操持

了一辈子，他可以同意分家，但在心灵深处，却永远牵挂着他们，而绝对不能分离。

按理说，枣花为了反抗旧习俗的压迫与追求纯真的爱情而经受了“死的洗礼”，似乎应该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生了。但是，情况并不就是如此。已经显示了没落与腐朽的旧生活，还要拉着我们的女主人公作一次“温情”的回顾。深爱着小庚的枣花，因为同情与感激，而不忍心离开茂源老汉。她又一次动摇了，犹豫了。与茂源老汉一样，新生活已经来到他们的面前，但要真正迈进它的大门，他们仍然要经受一番新的磨难。

多么严酷的生活！多么缠人的痛苦！多么矛盾的心灵！正是在一般人以为已经为深藏的生活激流打开了出路的地方，艺术家却再一次翻腾起一个又一个漩涡。他要我们停下脚步，睁大眼睛，看一看主人公这跨越一步之遥的艰辛与痛楚，看一看即使跨进了新生活的大门，有人又是怎样倒退回去，甚至从高坡上跌落下来。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续集文章，无论是自续还是他续，都很难取得成功。然而，《辘轳·女人和井》却成为了一个少有的例外。究其成功的奥秘，在于它确实实是沿着原作的思绪，作了进一步的推演与开掘。这种推演与开掘，既是人物性格、命运的延续与发展，又是合乎生活逻辑的反复与深化。我们不必责备艺术家的严酷。相反，我们要感谢艺术家的严谨。没有艺术家的严谨，我们将很难这样深入地来品尝、体味这人生的悲喜剧，我们也将很难再一次清醒地来认识自己。

怒斥小豆信与让狗剩儿媳妇过门的搬水罐、跳火堆，是作品中的两个重要细节。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集中、突出地反映了茂源老汉传统因袭的重负。是的，可以说没有人再比茂源老汉更深地品尝了爱而不得的痛楚了；也没有人能比他更爱自己的子女了。为了这个家，他苦苦操劳；为了追求与枣花娘的纯真的爱情，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为了那不争气的儿子铜锁，他可以倾其所有，甚至乞告借贷，尽管已经是分家之后。然而，他毕竟不能理解别人同样的爱情与追求。当他得知小豆信与香草悄然外逃时，他几乎是下意识，但又气急败坏地发出一个“追”字。尽管他也不忍心看着金锁无情地鞭打小豆信；但他也绝不甘心看着小豆信带走他的香草。他似乎很有理，很为女儿着想，是出于常情所不能指责的“爱”，但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在把一对追求新生活的青年拉回到悲惨的泥潭里。当他愤怒地把钱掷还给小豆信，无可奈何地放走他们时，我们可以发现老汉与新生活在心理上的实际距离又是多么的遥远。

如果说香草的出逃像一个晴天霹雳打得茂源老汉猝不及防，因而做出的反应带有下意识与愤激的成分的话。那么，在对待铜锁与狗剩儿媳妇的婚事上，老汉的思想、态度就完全可以说是冷静而理智的了。老汉不可能不清醒地看到，铜锁几乎是不配有一个好媳妇的，他无才少德，既懒且馋。所以，老汉没有资格歧视狗剩儿媳妇。在枣花娘的劝导下，他同意了这门亲事，再三叮嘱铜锁：“不能坑了枣花，再坑人家娘儿俩。”可是，在媳妇过门时，他却要按照葛家沟的老规矩，非让新媳妇搬水罐、跳火

堆，以洗刷寡妇的耻辱不可。为此，狗剩儿媳妇几乎要与葛家决裂。老规矩竟然如此顽强地制约、规范着茂源老汉，其潜在的巨大力量的确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须知，这不是发生在一封建遗老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一个执著追求黄昏之恋，并深受旧习俗迫害的老人身上，它就更具发人深思的意味。

更令人诧异与震惊的是小庚。在上集中，这位年轻人似乎代表了葛家沟新生活的必然趋势。他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华、有勇气。他站在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前列，承包鱼塘、果林，霎时间成了全村老少瞩目、敬美的“万元户”。枣花爱他，狗剩媳妇儿爱他，连香草也苦苦地追求着他。但他真挚地爱恋着枣花，热烈地向往着纯真的爱情。如此，经历了种种屈辱与痛苦的磨炼，但他并没有屈服与退缩。他倒是显得更为深沉与坚强了。然而，在《轱辘·女人和井》中，他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弱点。他对枣花的爱一如既往，更趋强烈，然而铜锁的反悔食言也确使他无可奈何。他焦灼不安、寝食难安，对枣花的挚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似乎也显出除纯粹的个人爱情追求之外，他确实也没有更高远的目标与更坚定的原则了。巧姑撮合，提出金钱交易，小庚立即接受，并以四千元的价码与铜锁成交。冷静而锐敏的喜鹊看到了这场金钱交易的陈腐。可是，小庚与枣花都沉醉在甜蜜的幸福中，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交易”的开端，将可能把他们的爱情带向悲剧性的结局。

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盲目而浅薄的爱、自私而狭隘的爱，最终也将被前进的生活所抛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古训无疑具有一定的真理性。生活在发展，在变化，不是所有善良的动机或无可指责的开端都必然会有好的结果的。也许是太爱枣花了，也许是这爱情的甜果来得太不容易了，也许是他从根本上还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在小庚挚爱枣花的行为方式上，每个敏锐的观众都会预感到这对幸福的伴侣的头顶上飘掠着一丝可怕的阴云。堂皇、铺张的婚礼，枣花身上那贵重的首饰，那精心装饰得不下于城市小姐的新房。爱情被完全地物质化了，不免透露着平庸的习气。花烛之夜，枣花依偎在小庚的怀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说要跟小庚一起出去干活时，小庚却说：“咱俩一定好好过。我有力气，咱又有钱，我养活你一辈子。”在小庚看来，用钱养活枣花一辈子，这就是他的最为真挚的爱了，而枣花也应该以此为满足，从此像盆草娇花一样默默地接受他的雨露恩泽。

与铜锁相比，小庚是真诚、大度，百般体贴枣花的。可是，与铜锁一样，他也没有把枣花当做一个自主自立、活生生的人。尽管具体的方式、动机不同，把爱情、婚姻作为一种占有则一样。当小庚一次次拒绝枣花的请求，一次次以“温存”的爱来劝阻、抚慰枣花时，我们便与枣花一样深陷于尴尬与痛苦之中。这“温存”是比直接的迫害更难以反抗的；可是，它在实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场新的悲剧在悄悄地滋生、发展着。在枣花的一再坚持下，小庚不得不放她出

门。走出了家门的枣花在社会实践中显示了自身的价值，获得了更为切实的人生的依托。一切都是无可指责的，她帮助大栓改造、振兴了濒于倒闭的熏兔店；她帮助志在图新自强的铜锁去实现新的抱负。然而，却引来了小庚卑微、委琐而又可怕的嫉妒与仇视。事件的前前后后，不能说没有他人挑拨、误解等偶然性因素，但是，这些“偶然”性因素是通过小庚心中那狭隘、陈腐的“种子”而起作用的。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必然，一种新的历史性悲剧的必然。

更令人深思的是：事实上捕风捉影，听风是雨，毫无根据的小庚却处处表现得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而又真挚深情、凄婉动人。他是那样地理直气壮，那样地坚信着自己的“发现”与判断。他从不怀疑自己的一切都是为了枣花，为了他俩的幸福与爱情。正是据此，他可以唆使人砸烂大栓的饭店，威逼大栓交代是怎样勾引枣花的，以及“恳请”枣花坦白真相。这终于迫使枣花忍无可忍，含泪而悲愤出走。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小庚形象的真实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庚不是不可理解的孤立的存在。浓重的封建观念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意识的结合，是必然会生出这种看似有悖常情常理的怪胎的。喜鹊说得好：这是一个“经济上的万元户，精神上的贫困户”。可惜的是，她还未看得更锐利、更深刻一些。她还未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揭穿这类人物的“畸形”发展的实质。这是新生活中的悲剧，但也是旧悲剧的延续。外表上的新并不能掩盖其骨子里的陈旧与腐朽。

艺术家是把历史必然性作为一个宏观的运动过程来认识与把握的。在具体的阶段，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新的可能性。它绝不是单色单调的，它的多姿多彩、复杂微妙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上。这里既可以有新生活的追求者的落伍、颓唐、变质，也有一时的后进者的觉醒、转变、奋发。人生的悲剧与喜剧都发生在这里，它时进时退，亦庄亦谐，亦悲亦喜，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朝晖夕阴，神秘莫测，从而留给我们无穷的感慨与启迪。

谁能想到呢？追求小庚而不得的任性的香草，不得已与小豆馆结合。无可奈何下的闯世界，竟然使他们能够“衣锦还乡”！还乡后的小夫妇居然平生了少有的才智与勇毅，他们救了豆腐房，要在乡土上干一番大事业！短短的时间内，一时不起眼的青年，竟然挺起了腰杆，开始成为生活的真正的主人了。对此，我们怎么能不感觉到时代变革改造人、塑造人的伟大力量呢！

铜锁的转变更富戏剧性。一直以来，他给予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二流子”式的人物。他不懂得珍惜应予珍惜的，也不懂得爱那值得去爱的。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而是从根子上没有目标。因此他不能不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懒于劳动，游手好闲，形似无赖。然而，艺术家的一颗善良的心，去发现了他那不泯的天性，并让他在穷途末路中，因为新的生活与爱情的感召、滋润而奋发起来。

人生的复杂性有时确实是难以解释的。然而，艺术表现这复杂性时总是以可理解为前提的。那么，狗剩儿媳妇与铜锁的爱情的“可理解性”是什么呢？难道他们只是因艺术家的善心而硬被拉在一起的吗？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之于爱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两个“弱者”联合起来对生活所作的抗争。无疑，狗剩儿媳妇是促使铜锁转变、支撑铜锁发愤的动力。正是她对不幸生活的默默的抗争，才使铜锁滋生了爱情，并逐步抛弃了陋习。这一点，恰恰是枣花性格中的弱点。枣花更多的是忍受；而狗剩儿媳妇性格中最见光彩的是抗争。经历了种种挫折，痛定思痛的铜锁不能不在这一点上与之共鸣。从他无意中听到狗剩儿媳妇对苏小个子的痛斥，听到她尽管是酒后表示的愿与自己结合的心曲，他的敬佩与感激不能不是真诚的。

真正动人与令人深思的还不在于他们的结合，而在于他们结合之后所迸发出的力量。这两个“人家挑剩下的人”凑到一起以后，生活就显出了勃勃生机。尽管是一次挫折接着一次挫折，直到全剧终结，他们仍是负债累累。但是显然，他们已恢复了精神活力，并迈出了新的步伐。着眼于人的精神的艺术家，怎么能不怀着喜悦的心情，报之以赞许的目光呢？难道新的生活不正属于那些意识并把握住了自身命运的人吗？生活像一条长河，在连绵不绝的前进运动中，起点的高低与起步的早晚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艺术家在剧作中贯穿着一种对比性的意图。结尾的图景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一面是小豆信、香草、铜锁、狗剩儿媳妇等在修建将要开业的豆腐作坊；一面是枣花含泪出走，小庚那撕肝裂胆的呼唤与追寻。一面是创建新生活的勃勃朝气与喜悦；一面却是幸福断送后的悲怆与困惑。这一切是人们分别经历了一个螺旋形的发展而完成的；而且，它还可能会有新的发展与变化。枣花到哪里才能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呢？小庚有没有可能再次崛起呢？香草与小豆信能完成创业的宏图吗？铜锁夫妇会永远地只在豆腐作坊帮工吗？银锁夫妇那照相馆能一直这样开下去吗？铁锁与喜鹊在铜矿的企业改革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茂源老汉将怎样走完他生命中的最后历程呢？在新的矛盾面前生活会不会再一次使我们吃惊呢？我们可以猜测，但我们难以断定。然而，我们可以感悟到：正是这些难以猜测与解析的现象，往往蕴涵着生活与世界的奥秘，体现着某种社会的必然性。能够在这样一个方向上掘进的艺术家不但证明着自己对生活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令人尊敬的。因为，他们不是在轻巧地证明着人所共知的“公理”，而是追随着生活的前进在“发现”。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引人关注并撼动人心的力量。

大家都会感到：较之一般的“改革题材”作品，它更动人，更独特，更深刻。角度、方法、技巧自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它把“改革”人生化了。“人生”的主题与“改革”的主题有机融会，使这部并不直接描写“改革”的作品最为艺术地显示

出了“改革”的时代气息与时代精神。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现实的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都是从历史，经由现实而走向未来。然而，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生活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并不只是一种可能与一条道路。对此，我们怎么能不牢记“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呢？尽管我们都不是在自己选定的理想条件下生活，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命运中的往复顺逆，最终难道不是由我们自己所决定的吗？指向这一点的《轱辘·女人和井》不但以“人生化”超越了一般的“改革题材”，它同时也以哲理性超越了一般的“人生化”、“道德化”的创作。故事的暂时结束，只是使我们停下来思索，生活将以它磅礴的气势浩浩荡荡地前进着。

二、再认识你自己

在《篱笆·女人和狗》的续集《轱辘·女人和井》的结尾处，忍无可忍的枣花终于冲出了家门。人们会以为，并希望她从此踏上自强自立之路，开拓出一种全新的生活。痛苦的磨难已经催生了她的自主意识，她完全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然而，再续集的《古船·女人和网》的一开始，在与小庚一番紧张的相持之后，枣花在大家的劝说下，却又回到了盘龙岭。尽管枣花倔强地坚持着与小庚的分居，但我们都不能不为她的前途担着心。

事实正是如此。枣花为了人格的独立，与小庚从矛盾到对立，到决裂。在这里，小庚的悲剧绝不只是听信了谣言，或出于猜忌的心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与枣花的对于人生意义认识上的分歧。枣花不安于做丈夫的附庸、家庭的“花瓶”。她愿意以自己的劳动，来确证自身的价值，来创造自己的幸福。但在小庚看来，一个女人，有吃有喝，有穿有戴，就是够幸福了，再有他求，就是自讨苦吃，是无法原谅的不安分了。

如果说枣花与铜锁的矛盾是爱与不爱的矛盾，那么，小庚与枣花的矛盾则是怎样才是真正的爱的矛盾。无爱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被扭曲的爱情也是一场悲剧。毫无疑问，后一种矛盾要比前一种矛盾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难解决。它的解决，既要取决于前进者的清醒的认识、坚强的毅力，也要取决于落伍者的觉悟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要取决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有力改造。以为枣花能轻易地从此开始全新生活的观众，显然是把问题看轻了。《古船·女人和网》的主题，正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展开。它是续集的再继续，但不是在一个平面上推移，而是向更深处掘进。

枣花现在又回到了大栓的饭馆。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小饭馆已经改换了主人。由于她的离去，大栓独木难支，在苏小个子的无情的倾轧下，它已濒临倒闭。现在，它已为巧姑所承包。

巧姑也万万不会想到，她会介入枣花与小庚的矛盾中去。然而，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巧姑要与苏小个子竞争，需要降低原料成本，以战胜对方。自

然地就想到了利用枣花与小庚的特殊关系，而得到廉价优质的鱼虾。枣花不愿向小庚求情，巧姑只有自己亲自出马。两人商谈的结果，便达成一项协议。小庚可以向巧姑供应活鱼活虾，并断绝给苏小个子的供应；但巧姑必须设法让枣花退出饭馆，小庚不愿她在外闯荡，更不愿枣花再与大栓在一起。

在内外的夹攻下，枣花的事业便岌岌可危了。巧姑的心计手段，是枣花所万万不及的；加上那种主人与伙计的雇佣关系，枣花的处境不能不十分艰难。枣花扫地时，巧姑抓住机会就批评她灯开多了，浪费电！端菜上桌时，借着鱼头鱼尾的方向，巧姑也要挑刺。对不同的顾客，上菜的量大量小，她也要指责。甚至，为了与苏小个子争顾客，她竟要枣花学唱“四大全”。

我们能只是责怪巧姑的不讲以前的妯娌情分吗？我们能只是责怪她的心地的险恶吗？难道在心底的深处，她不是也想利用这种办法来撮合枣花与小庚的和解吗？创作者对巧姑的自私无疑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没有把这种批评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他们的批判更本质地是属于一种文化的批判。其锋芒所指，正是巧姑身上体现出的文化的局限。所以，在偶然中，我们看到了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在个别中，我们看到了悲剧的普遍性。

其实，何止是巧姑呢？整个盘龙岭不都还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吗？枣花出逃回村后，几乎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同情她。人们的议论是：“小庚哪儿配不上她？还要走，往哪儿走？”枣花这是“甜瓜不吃吃苦瓜”。甚至连茂源老汉都要规劝枣花，如果再跟小庚离，人们的唾沫淹不死你，舌头也杀了你。

在这种情况下，枣花如果想要自强自立，那么就得有非凡的勇气不可。

可惜的是枣花还不具备这样的勇气。她的基本的处世态度，是忍而不是争。一时的愤慨，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归会趋于平复。小庚的不间断的关心不能不在软化着枣花的心。乡亲们，包括茂源老汉的规劝不能不在动摇着她的意志。而且，腹中的胎儿也会在时时提醒她，如果与小庚决裂，那么，这孩子的命运也将是不幸的。在这样的层层重压下，枣花回到小庚的身边就是极其自然的了。

枣花回到小庚的身边之后，他们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一切都很平静，小庚没有再计较往事，甚至好像吸取了教训，变得更温柔，更宽宏大量了。但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枣花的命运也就是一个围着锅台，围着丈夫、女儿转的贤妻良母罢了。她以前那份学什么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的灵气，以及独立的人格意识，将被平庸的生活消蚀得一干二净。

艺术家不但从文化环境，而且从抗争者的本身，来挖掘悲剧的根源。它的深刻之处，是把我们每个人都烧在了里面。

为了强化这种整体的文化批判精神，我们的创作者又一次把茂源老汉推入了爱河。

枣花二姨的到来，原本与茂源老汉无关。然而，老汉的善良，对枣花像亲闺女一般无微不至的关怀，终于使二姨与他的心灵相通。茂源老汉绝不是一个滥施情感的人。他曾把枣花娘视为月亮，认定满天的星斗都比不上它。但是二姨那种朴实、深情、坦诚、开朗，确实像她的姐姐，又胜过了她的姐姐。这是一对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老人的黄昏之恋：一把蝇甩子，一包薄煎饼，田野、瓜园中的促膝谈心，情投意合，都使我们感到了人间真情可贵，感到爱情超越了年龄的神圣。

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责备金锁。这个大家庭的长子，向来以最具孝心而自诩；但如喜鹊所说，其实最不孝的正是他。在照顾父亲的衣食住行上，他确乎很孝，可在茂源老汉的爱情上，他却始终是个坚决的反对派。他的可悲同样源于“网”的束缚，是观念的局限，而不是物质利益的计较。没有比这更能发人深思了，一个孝子，一个可以因为误解马莲惹父亲生气而大打出手的人，竟然毁掉了父亲晚年几乎是不能再有的幸福。他的理由竟又如此的冠冕堂皇：“你曾找过枣花娘，如今又找她二姨，这合适吗？六十多岁的人了，孙女都这么大了，该收收心了。”在他看来，老人的黄昏之恋，乃是一种无法谅解的放纵，它几乎就是犯罪！所以，他的反对便如同一场“圣战”，是绝不能退缩的。

那么，茂源老汉的悲剧仅仅是因外在的压力吗？显然，问题也与他自身有关。在他的身上，情与理的冲突可以说贯穿始终。从情感的需求而言，他无法抑制那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但从理智而言，他也无法承认，这完全是正当、合理的追求。他劝枣花回家的话，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畏惧；在不敢收留枣花进豆腐坊做工时，我们看到了他的胆怯；在他不让儿媳们进瓜园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感到了他的必然退缩。一个如此迷信的老人，怎么能迈出追求新生活的步伐呢？茂源老汉的悲剧不是枣花悲剧的简单重复。它是在起码的人性需求与礼教的矛盾冲突中来显现的，所以更具普遍性与深刻性。最终，老汉愤怒了，拦住了被迫离去的二姨，夺过了金锁手中的鞭子；但是，他会说什么，并且能够说什么呢？恐怕他也只能在发泄完情绪之后，蹲在一旁自怨自艾吧！“老中国的儿女”要挣脱精神的枷索，看来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自然，生活中并不都是悲剧。文化制约人，人也可以突破旧文化的制约。铜锁与狗剩儿媳妇的喜剧性的生活就证明了这一点。与枣花和小庚相比，铜锁和狗剩儿媳妇的结合可以说是“低起点”的生活。“高起点”的经过了一番曲折，终于归于平庸。由于小庚的盲目短视，他的鱼塘发生了臭塘，近乎倾家荡产，精神生活就更不必说了。然而“低起点”的，却因执著的追求，显现出了光明的前景。谁能说“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呢？

狗剩儿媳妇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她爽朗、泼辣、有情有义，而且敢于坚持真理。在强令铜锁退回从苏小个子手中赢得的巨款时，她的正真的人格、严肃的人生

态度，闪现出了耀眼的光芒。我们不必去拔高这一人物，她的更切实的动机，无非是怕铜锁再走回头路。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是足以令我们敬佩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待生活都能这样多一份严肃、多一份执著、多一份真诚，那么将能减少多少悲剧，增添多少幸福啊！在茂源老汉、枣花、枣花娘面对杀人的舌头而倒下的同时，狗剩儿媳妇却争得了自己的幸福，并以执著的追求使之得以巩固和发展。其中的成败，我们该怎样看待呢？不论文化氛围的现状如何，最重要的仍然是人自身；在现代社会，情况更是如此。还是枣花的二姨说的：“人的舌头，你怕它就厉害，不怕它就不厉害。”

在这部以农村变革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里，艺术家并没有去为“改革”涂上一层迷人的玫瑰色。相反，与其他“改革”题材讴歌改革者的写法不同，它更多侧重的是对于改革的投入者、追求者的心灵重负的剖析与透视。这里最突出与最典型的自然是小庚与枣花。经过一番大起之后，他们又瞬间变为了大落。“命运”似乎在戏弄了他们一通以后，又让他们回到了一个贫乏的起点上。那么，除了落伍的悲剧以外，还有没有因为盲目的追求而发生的悲剧呢？

在《辘轳·女人和井》中，香草与小豆信儿的形象曾使我们产生过极大的希望。豆腐坊的兴办，似乎已为他们未来的幸福提供了保障。这是较少因袭传统重负的青年，难道他们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我们的创作者不能轻松地把幸福赐给他们。修筑大矿山的隆隆的马达声显然比豆腐坊的吱嘎声更美妙动听。现代化工人的风度才华也显然比一个手工作坊主更令人钦羡。在小川面前，小豆信儿的形象不免相形见绌。香草因为误会，曾想与小川结合而进入城市，最终不仅给小豆信儿，也给自己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作为个人的性格来说，盲目性固然是香草悲剧的一个原因，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依然贫困的农村现状，不是香草所以产生错觉的一个前提吗？有的同志可能会产生不满，为什么要把一个“新人”写得这样黯淡呢？我们愿意为艺术家辩护。这不是一个愿望的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使然。“新人”的完美，往往是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实际生活却是充满血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在一个贫瘠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任性的姑娘，她的前途必然是曲折的。他们不但要经受自身创业的艰难，还要经受外来文明的严峻考验。通过香草的悲剧，艺术家显然又为作品的内涵开掘出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们那凝重而深邃的目光，不能不使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实际的生活上。“新人”在成长，但“新人”并没有完成。不但小庚、枣花是这样，更勇于追求的香草也是这样。

如果把这三部作品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艺术家的笔调是越写越沉重了。在第一部中，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茂源老汉的旧式大家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分化，他的陈旧的传统观念被动摇，潜藏在他心中的爱情之火开始悄悄地燃烧起来……人们以为他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将会敲开枣花娘家的大门。然而，茂源老汉终于

还是被儿女们叫了回来。枣花虽然在第二部中，几经曲折，争得了与小庚的结合；但这幸福竟是这般短暂，这般平庸，以至她再也无法忍受。艺术家没有顺着乐观的前途继续滑行，相反，却在为新生活的激流所冲开的缺口处停了下来。这里水急浪涌，这里涡流翻腾，这里没有廉价的乐观，只有难以预料的艰辛与痛楚。茂源老汉退了下来，小庚掉了下来，枣花在挣扎，拼搏。铜锁的生活出现了转机，但也潜伏着危机。香草的执著追求，只能靠离乡别井，到一个新的外部世界去实现。他们虽然之后“衣锦还乡”，但我们仍无法断定他们的将来。枣花的含泪出走，无疑更加重了作品的悲剧感。她会不会如同茂源老汉一样，又一次在人生的战场上败退下来呢？在第三部中，我们恰恰看到了这个最不愿看到的场面！茂源老汉一家尽管挚爱着枣花，可是在精神上，却拿不出更有力的武器来对抗小庚。小庚只以铜锁曾用四千元钱卖掉枣花的往事，便驳得铜锁哑口无言了。较之前一部，《古船·女人和网》中人物的处境更艰难，结局也更令人心酸。

对此，我们不应该责备艺术家的冷峻。他们忠实于生活，生活本身便有严峻的一面。即便是改革得更成功的地方，陈腐的传统观念与人的现代化的冲突，也比比可见。何况作品中这样的一个盘龙岭呢？我们倒是应该感谢艺术家，借着喜鹊河畔的这样一个“舞台”，让我们透过水面的浪花，看到波澜底下的河床中的沉积，从而在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再一次体认自身，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变革生活以不可逆转的磅礴气势向前发展着，我们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吗？作为个体的生命小舟能够穿越风浪，顺利地驶向现代化的幸福彼岸吗？我们需要乐观的信心；我们也需要深刻地反思自身，再认识你自己！

目 录

代序

深刻认识你自己 / 001

古船、女人和网 / 001

后记

创作，是一场马拉松 / 306

古船、女人和网

片头字幕衬底

黎明的喜鹊河，浸在飘忽的乳雾中。

悠远的河水，无羁地流淌。

岸边，丛生的灌木间，芦苇和菖蒲在不安地摇曳。

一条黑色的木船溯水而来，惊起水鸟一片。它们扑棱棱地飞出泥沼，跃上云端，消逝在辽远的天际。

船在行进。

它在艰难而缓慢地行进……

血色的晨曦，染红了袅袅升腾的炊烟。

炊烟下，牛在古老的井台边饮水，鹅在村街上摇摇晃晃地奔跑。

一双臂力强劲的庄稼汉的臂膀，摇动着沉重的轱辘。

轱辘在摇动；

石磨在旋转；

茂源老汉和他的花妞儿，缓缓地走在曲曲弯弯的村街上。

在离枣花娘小院儿不远的地方，他停下了。花妞儿撒欢似的朝院内跑去。透过墙头的矮篱笆，老汉看见了枣花。

枣花在院内娴熟地织补着鱼网。花妞儿跑进来，亲昵地偎在她的身边。

枣花抱起花妞儿，默默地望着篱笆墙外的茂源老汉。

老汉在那儿伫立了一会儿，扭过头，缓缓地走开。

在他的前面，是高高的盘龙岭，是泼洒了满坡满岭的淡紫色的流霞。

岭头上，流霞中，巍巍的钻机像一个黑色的壮汉。它敞开粗犷的喉咙，热切地呼唤着脚下这一片神奇的刚刚从梦中醒过来的黑土地……

第一集

—

拂晓时分的井台上。

铜锁正用辘轳摇水。在他的头顶，在那遥远而深邃的天穹上，还有最后一颗晨星在闪烁。它像一只孤寂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铜锁，也凝视着他身边这个小小的村落。

鸡叫了。先是一声，渐渐地，响成一片。

伴着这悠扬的晨曲，马莲匆匆跑来，神色慌张地：“铜锁……铜锁！”

铜锁停下手，扭过头，茫然不解地：“大嫂，咋了？”

马莲凑到井边，压低声音：“枣花叫小庚逼得没路，走啦！”

铜锁一惊：“嗯？！”

马莲语气急促地：“小庚……领人去追。咱爹怕……枣花吃亏，跟香草俩也追去了！”

铜锁猛然松开辘轳，又俯身操起扁担：“我去看看！”

他跃下井台，匆匆跑去。

“哎！”马莲忙喊住他，朝相反方向一指：“那边——”

二

拂晓的荒原，天苍苍，野茫茫。

沉寂的旷野上，枣花踽踽独行。

弯曲的路；

棕色的草；

孤独的枣花……

她的神情疲惫、麻木而呆滞，一步一步，机械地向前挪动着双脚。

三

“枣花……”

铜锁没命地奔跑在半憔悴的山丘上。

他边跑边发出嘶喊，在四野激起空旷的回声，仿佛远山也同他一起焦灼。

他就这样跑着。

他就这样喊着。

他凄切的、令人心颤的喊声，透出他灵魂的战栗与不安，同时伴有深深的内疚和对往事的追悔！

四

几只野鸭子从苇塘中飞起来。

雪似的芦花，骚动不安。

芦苇丛中，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人——这是我们的枣花。

她挣扎着向前行进，身上溅了不少泥水。

终于，她走出了苇塘，然而，却惊骇地站住了。

小庚骤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他脸色冷峻地蹙着眉头，目光犀利地看着她。

她呢，则心中充满痛苦、屈辱与绝望。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沉默，令人难耐的沉默！

这样沉默良久，小庚才低唤了一声：“枣花……”然后，迈开步子，缓缓地朝她走来。

枣花木然地站在那儿，不动，也不语。

“枣花，”小庚嗫嚅着，“听话，回家去。”

枣花一听，淌出了眼泪。

“行了，别哭了。”小庚低声哄她，“不管谁对谁不对，都算我错了，还不中吗？”

他这样一说，枣花的眼泪淌得更欢了。

小庚还想再哄她，但小伙计们都陆续跑到了。他看看那些小伙计，在众目睽睽下，不由自主地把脸板了起来。

“走吧，回家。”他不卑不亢地说了句。

枣花依然不动，也没说话。

“枣花！”小庚突然低吼了一声，抖出了男子汉的威风。

在他的吼声里，枣花不由身子一抖。

小庚看着她，许久，才把头一甩，命令式地：“回去！”

枣花吃惊地望着他。

“让你回去，听见没有？”小庚又低吼一声。

这时候，枣花才沉重地摇摇头：“不，小庚，你别管我。你……自己回吧……”

小庚脸拉长了：“你不回去，想上哪儿？”

枣花痛心地说：“我……回山东。”

“回山东？”小庚气得脸都变了色，“这么大的事，你跟谁商量了？不，不行。你……你不能走，麻利儿给我回家去！”

枣花沉默地看着他。

“你痛痛快快地给我回去！”小庚急了，蛮横地吼道。

枣花像个木头人似的，站那儿不动，只是无声地垂泪。

就在这时候，茂源老汉、香草和花妞儿从苇塘里闯出来。